「柔術」的旅行：一個傳統日本漢字語彙在中國的傳播與想像

許暉林 *

「柔術」是日文漢字詞彙，在 19 世紀 80 年代之前指的是日本傳統近身搏擊和防禦的武術。19 世紀末，留日的中國學生將「柔術」引進中國。然而，本文所要討論的「柔術」，並非作為運動與競技活動的「柔術」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而是「柔術」作為一個在 19 世紀末葉從留日學生引進中國的外來詞彙與概念在中國的語脈下所產生的作用，以及此一詞彙如何在中國的語脈下與在地的概念產生連結、轉義與互動，並且轉為中國國家現代化工程的策略之一部分。本文試圖指出，從 1910 到 1930 年代，「柔術」一詞以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日本，持續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中國對於自身與「歐美」之間關係的思考。同時，「柔術」一詞在中國的語境中卻也經歷了某些微妙的轉變。而本文將這些語彙意義轉變的歷程，視為中國意欲擺脫從晚清以來日本對中國在國家定位思考框架上之影響的嘗試。

關鍵詞：柔術、現代化、強國強種、國民身體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柔術」是日文漢字詞彙，在 19 世紀 80 年代之前指的是日本傳統近身搏擊和防禦的武術。1882 年，武術家嘉納治五郎將他所學習的傳統柔術流派加以綜合，並且強調以鍛鍊身心修養精神為目的，創立了「日本傳講道館柔道」。1887 年柔道運動被列入學校課外活動之項目。1899 年嘉納訂定柔道競賽規則，去除原有柔術中部分危險動作，使古代柔術演變成融合體育、競技、修身於一的「柔道」。此後透過日本政府的大力提倡，柔道成為軍人、警察甚至是學生的必修科目。時至今日，「柔術」與「柔道」仍分屬兩項不同的競技活動。然而，這樣名稱上的區別，在「柔道」從「柔術」分離出來之後不久的 20 世紀初期以至於 1930 年代之前並不明顯。這個時期的中文報章雜誌當中所指的「日本柔術」，一般而言就是嘉納治五郎所創、並且被納入軍事訓練與學校科目的「柔道」。[1]而「柔道」一詞雖然是中國原已存在的語彙，具有其特定的意涵，但是大約在 1907 年之後「柔道」就明確轉變為專指嘉納治五郎所創立的「柔道」了。[2]本文所要討論的「柔術」，並非作為運動與競技活動的「柔術」

[1] 1908 年 4 月 10 日的《申報》一則〈保存武國粹〉的報導，即以「柔術」指稱列入軍事訓練與學校科目的「柔道」：「日本近來於柔術、擊劍等武藝，非特軍人習練之，即中學以上及師範各學校均列為專科」。又如 1910 年 11 月 13 日該報東京電：「日本文部省以柔術為有益於學生之修養與體育，擬以柔術為師範學校體操科中必修課目，現尚在研究中」。（本文所引用之《申報》，均自上海出版，以下不另註出。）

[2] 「柔道」一詞在中國語境中早已存在。近代以前文獻不論，就 1900 年代之前的報章雜誌中，我們可以明顯看見「柔道」一詞被用來指與「剛道」相對的「懷柔之道」、「以柔克剛之道」，甚或是「陰柔之道」。單以《申報》為例，1886 年 5 月 24 日《申報》上一篇〈留侯武侯論〉：「其君臣契合，一則以柔制剛，一則以剛濟柔……。（留侯）一見沛公，嘆為天授，遂以開四百載之基，知漢高之剛直、呂后之剛狠，隱然以柔道制之。」又如同年 6 月 29 日該報〈讀粵督張香帥照覆駐粵法領事文書後〉一文中，有「可知四大洲中，無論大小強弱，要當以理為衡，一味用剛，固慮輕於起釁，專行之以柔道，又恐積重難返」。1887 年 6 月 25 日〈柔能克剛論〉一文有「固武夫效力於疆場，而文臣乃弄筆於帷幄，由是而欲推愈廣，無非柔道之所運而化也……今我一以柔道持之，猶之以水受石，石沒於水而水無傷也」。1896 年 7 月 21 日〈論重邊防必重設海軍〉有「今欲以柔道應之則啟侮，而意有難饜；以剛道應之則召釁，而力有難支」之句。1904 年 1 月 24 日〈綏遠城將軍貽奏密陳伊克昭盟盟長抗不遵辦請旨開去盟長之任摺，十四日〉有「年餘來百計圖維，多方曉諭，處處經柔道行之」。然而，在 1907 年之後，也就是正值日本柔道技擊傳入中國之際，上述的用法在各種報章雜誌當中幾乎不再出現。在此同時，「柔道」也轉而成為指涉日本身體搏鬥技術的專有名詞，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例如 1912 年 4 月 6 日《申報》「遊戲文章」中〈鬼國謀滅人國策〉一文：「滅人家國不專恃兵力，工戰、商戰皆足以制人之死命，爰擬就用柔術暗亡人國之策五條，照錄於後，藉見其鬼計之多端，

臺灣柔術 開創資料庫

在中國傳播的歷史，而是「柔術」作為一個在 19 世紀末葉從留日學生引進中國的外來詞彙與概念在中國的語脈下所產生的作用，以及此一詞彙如何在中國的語脈下與在地的概念產生連結、轉義與互動，並且轉為中國國家現代化工程的策略之一部分。

在討論「柔術」作為一個概念的作用之前，我們還是有必要先就其作為一項身體搏鬥技傳到中國的背景稍作理解。清末輿論宣傳中國學習日本柔道／術首先主要是因為軍事上的考量。例如，1905 年 2 月《四川官報》就採用了日本媒體中關於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注重日本柔道的新聞報導：

> 美國大統領羅斯佛爾，素重日本柔道。其意欲以日本之柔道教授美國海陸軍人，已屢表明於美國報中。西正月二十七號，羅斯佛爾君，於其內閣會議提倡，令海陸軍官兵學校生徒，練習柔道之議，現已決定由美國海陸軍兩省選定委員以當其任。美國陸軍大臣達夫德君語人曰：因海陸軍均於夜間行其攻擊者居多，是以常須行最接近之爭鬥。由此觀之，則兵學校生徒斷乎不可不練習柔道及劍術。二月初一日，《大阪朝日新聞》。錄《中外日報》。[3]

關於羅斯福為何如此重視日本柔道，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因為日本在 1904 年的日俄戰爭中肉搏戰中因為日本士兵學習柔道而取得壓倒性勝利：

> 頃者，美國內閣會議欲於陸軍學校之科目中，取法日本，加入柔術及擊劍一科。聞此事已經議准，不久必見諸實施矣。先是美國總統羅斯佛爾曾貽書於達福德與莫爾敦二氏，謂陸軍學生，於體育一事，亟宜加意講求。於是乃有以習日本柔術及擊劍為言者。按此次日軍在東三省，嘗夜襲俄軍，肉薄相接，屢獲奇勝。是即巧於柔術及擊劍之成效。美人見之，故有是議也。[4]

在 1908 年《南洋兵事雜誌》的報導中，德皇在日本軍艦航行到德國之際登艦參觀了水兵的柔道演武，並下令軍校生必修柔道：

> 頃據外宇新聞，謂前遣美國之筑波千歲二艦。當回航德國寄流克爾港之際，德皇親自訪問二艦中之下士水兵等。並觀覽所演之柔道。目下

鬼心之苛毒也矣。」

[3] 〈外國新聞：採用柔道〉，《四川官報》（成都），1905 年 8 月，頁 49。

[4] 〈雜纂：美國習日本柔術〉，《教育世界》，95（上海，1905），頁 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特勒令該國海陸軍諸學校，於正科內置柔術一門。延聘適當之教師，漸次實施云。記者曰：我國言軍事教育者，亦思起而步其後塵乎？[5]

從最後的「記者曰」就可以看到，這些報導主要是以國際強國對於日本柔道的重視，來說明中國軍事訓練採行柔道的必要性。然而，輿論呼籲中國採行柔道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人種的改造。

二、人種改造與「柔術」之風行

清末的人種改造工程的預設是：個人的身體是屬於國家的。晚清知識分子引入「群」／「社會」和「國家」等概念範疇。這樣的概念導致了對於人的概念的重新界定：人是「國民」。[6] 而基於愛國保種的目的，知識分子強調群體——如國家或民族——利益，亦即「公利」，倡言國民必須「群重己輕，捨私為公」，打破家庭、宗族、階級的小單位的利益隔閡，為國族的全體大利獻身。[7]梁啓超在他 1902 年發表的《新民說》敘論當中，開宗明義地說：「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 、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8]如果國家是一個人的身體，那麼每一位國民就是這個身體的個別部分。這樣的概念暗示的是：國家是一個有機的自然存在。而正是此一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的有機人民共同體的想像，讓個人的身體不僅在政治關係中是「屬於國家」的，同時在此一自然存在的想像基礎上是「等於國家」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晚清知識分子的強國強種論述中，身體往往成為最基本的養護與構造的單位。在梁啓超開始發表《新民說》的同一年，蔡鍔（1882-1916）以奮翮生的筆名在《新民叢報》上連載〈軍國民篇〉，呼籲將國民身體視為富國存種的根本，並且學習

[5] 〈見聞・各國軍事・德國・採用日本之柔道〉，《南洋兵事雜誌》，21（南京，1908），頁 17-18。

[6] 汪暉，〈公理世界觀及其自我瓦解〉，《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二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頁 1407，註 6。

[7] 陳弱水，〈關於華人社會文化現代化的幾點省思——以公德問題為主〉，收入氏著，《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 63-68。

[8] 梁啟超，〈敘論〉，收於梁啟超著，黃坤評注，《新民說》（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頁 46。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本，以軍事化的方式開發國民身體。[9]而梁啓超於 1903 年也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論尚武〉，認為必須「使國民皆具軍人之本領，皆蓄軍人之精神」。[10]

1901 年各種以救亡圖存為主旨的報刊雜誌開始頻繁地刊出與各國體操教育相關的文章，強調尚武與人種改良的重要性。1902 年《杭州白話報》上一篇題為〈北京紀聞：講究體操〉的短文是這麼說的：

> 從前的讀書人多文糾糾，耐不起辛苦，操不起勤勞。中國文弱的病根就在乎此。比到歐美的人，體質堅健、精神團結，個個有威武的氣象，外貌就相形見拙了。現在是尚武的世界，體育是第一要緊。所以，欽定京師大學堂功課有體操一門。[11]

成立於 1898 年 7 月的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重要成果之一。康有為在 1898 年向光緒皇帝提出《日本變政考》。同年 6 月開始的戊戌變法，即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日本明治維新中一個重要的教育政策，即是規定學生從中學開始學習兵式體操。而上文提到的 1901 年之後出版的各種提倡軍國民論述的雜誌文章當中，談論最多的也是日本——維新成功的範例——的體操教育。在這個背景下，1904 以後的各種報紙及刊物上，頻繁出現呼籲籲全國國民學習日本柔術的文章，就相當可以理解了。[12]而在所有的國民身體中，女性的身體被認為是最需要改造的一種。1904 年上海一個以女性讀者為主要訴求的《女性世界》雜誌刊了以下這篇文章：

> 美國近頗傾慕日本柔術之風。大學教授之妻女輩，互相組織一柔術獎勵會。主持會務者，唯女子部體育會長修金孃。一心崇拜日本，嘗採集其說以授課，謂日本之柔術，為美國婦人體育上無二之訓練。如休加各婦人之屢遭盜劫者，即不可不急籌自衛之一端云。嗚呼！歐風東渡，亞粹西漸。固亦千年來大和魂強國之原素，以有今日歟。
>
> 記者曰：東洋柔術，其吾國三代遊俠之國粹歟。自俠風頹喪而武士道之結習遂流行於扶桑三島間，為今日強民氣之根本。嗚呼！吾二萬萬之弱女子，曷不急起直追之，圖以賚寇糧而授盜刃，其終以弱蟲死矣。[13]

---

[9] 蔡鍔，〈軍國民篇〉，收入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 15-35。

[10] 梁啟超，〈論尚武〉，收於梁啟超著，黃坤評注，《新民說》，頁 183。

[11] 〈北京紀聞：講究體操〉，《杭州白話報》，2：15（杭州，1902），頁 2。

[12] 許暉林，〈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成大中文學報》，44（臺南，2014），頁 278，註 35。

[13] 〈記事・外國・柔術教育〉，《女子世界》，12（上海，1904），頁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記者曰」，要將「弱女子」、「弱蟲」轉變為像日本一樣具有強健民氣的新國民，學習保留著中國三代遊俠國粹的東洋柔術是關鍵。柔術之所以會與新國民、新體格的想像緊密連結起來，其實與其在日本的國家現代化工程中的位置有關。1911 年 5 月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舉行的萬國衛生博覽會邀請日本參加，展示其衛生建設經驗。日本參展的項目就包括了柔道試演：

> 明年五月伯林（應為德勒斯登）將開萬國衛生博覽會。德國政府久照會于我邦，求贊同。我政府尚未公然回答。目下方調查經費一切，不遠將回答贊同。該會為德國政府所主開，初次刱設者。本邦將創備關係衛生諸材料模型，及本邦柔道實地試演等，使公眾閱覽。[14]

柔道所代表的國民的身體強健敏捷、忍耐力與精神鬥志，成為日本向國際展示其國家現代化衛生工程的成果展示項目之一。從日俄戰爭之後柔道被日本以國家的規模推動開始，柔道從來不只是關乎個人的身體，同時還是可以對外展示的代表國家的身體。

國際間的武術擂臺比試更加清楚地說明這一點。1908 年 5 月 24 日，中國天津的一所軍醫院內舉辦一場英、德、法、清、日等國士兵中武術好手的比試會。日本的代表是漫遊世界、暫時寄居天津的日本武術家野口清及其同伴。野口清為柔術神道六合流的高手，著有《柔術修業祕法》一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是這樣描述這場比試的：

> 俄而一法國砲兵曰「莫洗兒」者，出而角勝。其軀幹碩大無朋，人多望而畏之。我乃以渡瀨氏出與之鬥。「莫洗兒」亦脫其洋褲及上衣，傲然作攻勢。及鬥，我渡瀨氏竟弄之如小兒，應手而踣。「莫洗兒」意氣太驕，仍不服，堅請再易一人與鬥。于是以伊原氏應之，無何亦被伊原一舉而擲之。至是「莫洗兒」且羞且憤，更迫野口氏與決勝負。彼蓋以野口氏軀幹尤少，故易之，且求得一雪兩敗之辱也。不謂既鬥未幾，「莫洗兒」因用力太過，眩暈之餘，遂至絕息。野口氏從容起抱之，施以呼吸之法，復運丹田之氣，轉瞬遂蘇。此時野口氏雖施此絕技，而神色終復平然。觀者皆不禁悚然起敬。而英、德、清三國兵士之為選手者，亦各屏息而莫敢動。自此一役，我邦柔術之真價，既表揚於彼都，而天津之外宇新聞，亦無〔不〕極口讚揚日本武術，及野口氏

[14] 〈萬國衛生會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明治四十三年（1910）5 月 1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技能不衰云。[15]

體型魁梧、力大無匹的法國大兵被日本的柔術高手野口清玩弄在股掌之間，最後竟至用力太過而暈眩，還得仰賴柔術高手以呼吸運氣之法救治。這場對日法武術決鬥的描述，其實是複製了日本在日俄戰爭中以小搏大、以巧勁勝過氣力的敘事。不只日本柔術家會旅行到異地與他國武術家較量，他國的武術家一樣會到訪日本提出挑戰。1911 年 10 月 13 日晚上，東京有一場國際武術的比試。比試結果是日本柔術家戰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作了這樣的報導：

> 柔術為我國特有之武術，拳鬥為歐美人特有之武術。互相自誇，而不肯下。故人孰不謂我柔術家與歐美拳鬥家鬥，必有可觀。今為紹介內地東京座十三日夜拳鬥之比試……。平均當夜戰況，我國柔術敗績……第此次比試之柔術家，皆非我國高段之士，未可以因是而定拳鬥之優劣也。[16]

柔術家與他國拳鬥家的身體肉搏，代表了國家與國家（特有武術）之間的肉搏。因此，日本柔道家與外國拳鬥家比武落敗時，必然要歸咎柔道家自身段數不夠，而非日本武術柔道本身較他國武術遜色了。武術家的跨國旅行、尋找對手展開肉搏的過程，其實就是模擬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角力。在這個意義上，身體成為民族國家認同形塑的起點。

三、「柔術」與國家認同

有趣的是，當中國開始大力介紹由嘉納治五郎所創立的「柔道」訓練以期待形塑中國人的「現代身體」之時，真正在中國的國家現代化工程中起作用、產生變化的卻是歷史更為久遠「柔術」一詞。1900 年代初期「柔術」一詞引入中國後，「柔術」不只是被用以指涉嘉納治五郎所創立的「柔道」。事實上，在當時的中文語境當中，「柔術」一詞被賦予的定義甚廣，包括了所有的身體鍛鍊，包括武術、瑜伽，以及各種利用到身體彎曲的特技等等。其中，「柔術」作為中國傳統武術的同義詞的這個用法，在民國的國民身體想像中扮演微妙的角色。

---

[15] 〈亞鉛歐鐵・我武維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明治四十一年（1908）6 月 17 日，頁 5。

[16] 〈國民須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明治四十四年（1911）10 月 23 日，頁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柔術」被用來指涉中國傳統武術，大約是 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中期最為常見。例如，1914 年《進步》雜誌的〈記柔術〉一篇，就直指「吾國柔術為世界一種絕技，惜從前秘密相傳，不能成立學派」。[17]在 1915 年中央政府教育會議一項「提倡中國舊有武術列入體操科以振起國民尚武精神」的提案當中，提案者批評了過去施行十幾年的西式體操績效不彰，建議加入「柔術」的訓練。其所謂「柔術」即包括太極、八卦等拳術在內的中國傳統武術。[18]1916 年 11 月上海《申報》刊登了一則關於武術團體「精武體育會」的武術表演活動宣傳當中，即稱師承少林拳法嫡派的武術家「雅擅柔術」。[19]「柔術」開始作為中國傳統武術的同義詞，最早不晚於 1907 年。由河南的留日學生所創辦、旨在「開通民智」、「喚起國民思想」的《豫報》在 1907 年的第 1 期當中刊載了一篇題為〈論中國宜擴充固有之柔術〉文章：

> 吾觀吾國之柔術家，順呼吸、謹步伐、踔厲發揚、筋骸悚然。觀之者往往動尚武之思。蓋中國今日欲圖自強，計未有便於此者。近年以來，各國憂人種日下，衛生之法日益加詳，而操練身體不遺餘力。蓋最優之形骸所以為最優之智略之基礎也。[20]

「柔術」以「固有」稱之，顯然「柔術」被當作中國武術的代稱。而如同我們先前看到的例子，在這段話當中，柔術與人種和衛生的概念被連結了起來。只是，「柔術」的內涵從日本的柔道替換成了中國的傳統武術。在劉鶚（1857-1909）的《老殘遊記》當中，我們看到了同樣的連結。

《老殘遊記》的第七回，武城縣令申東造請教老殘制盜之法。老殘出了一個計策：請出一位隱居在山上的武林高手坐鎮縣府。老殘有一位住在桃花山中的至交好友劉仁甫，年輕時在四川向一位老和尚學就一套傳自少林寺的「太祖神拳」和一套「少祖神拳」，是位武林中人人敬重的高手。請劉仁甫來到縣中

---

17 〈尺波樓雜纂・記柔術〉，《進步》，6：6（上海，1914），頁 25。

18 「吾國興學十數年矣。各校畢業生數亦不鮮。試檢查其體格與常人無甚差異。是其收效甚微，於茲可見。吾國拳術大異於是，動作敏銳、意味特長。如太極、八卦等拳剛柔並用，氣日以豪邁。較之體操，功效奚止倍蓰。今宜將武術加入體操科內，如小學體操科目改列為遊戲、普通體操、柔術。中學改列為普通體操、兵式體操、柔術。」〈提倡中國舊有武術列入體操科以振起國民尚武精神案〉，《申報》，1915 年 5 月 31 日。

19 「精武體育會訂於本月五號下午一時，假座南市鳳鳴茶園，即新舞臺舊址，開秋季運動大會，早誌報端茲悉。屆時演技者有該會技擊部教員羅述祖，為粵東王隱林入室弟子，雅擅柔術，為少林嫡派。演時神奇變化、不可思議。」〈精武體育會今日獻技〉，《申報》，1916 年 11 月 5 日。

20 創餘，〈論說・論中國宜擴充固有之柔術〉，《豫報》，1（東京，1907），頁 10-11。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坐鎮，各路綠林好漢賣他的面子也就不敢作亂了。按照老殘的說法，彷彿武城縣「開了一個保護本縣的鏢局」。原來，老殘二十幾歲的時候，「看天下將來一定有大亂，所以極力留心將才」，包括輿地、陣圖、製造、武功方面專精的各種朋友，「相約倘若國家有用我輩的日子，凡我同人俱要出來相助辦理的」。[21]而劉仁甫便是老殘所認識的人才之中武術方面的翹楚。

劉鶚在《老殘遊記》第七回中關於劉仁甫的描述，首先牽涉到清末民初一個關於個人身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議題：武術家的身體開始向國家開放。中國傳統武術的傳承一向是具有祕傳的性質。小說第七回中其實就有劉仁甫一開始學藝於少林寺，但是少林寺和尚卻將真功夫祕而不傳的描述。但是這樣的情況在清末民初開始改變。這個時期出版業蓬勃發展，上海多家出版社熱衷搜購拳譜祕笈並且大量刊印。1911 年上海革命黨黨報《天鐸報》甚至連載《少林宗法》，公開技擊手法要訣並且以少林故事宣揚反清思想。《天鐸報》連載《少林宗法》並非只是因為少林拳在傳統武術中的代表性。事實上，《少林宗法》是一部以洪門宗旨與拳法為題材的書，主要出於「洪門海底」，即洪門中的秘密文件。原本屬於私人與祕密會社的身體知識，因為反清及新國家宣傳的目的，開始向公眾開放而成為對於身體與國家的想像的一種重要方式。有趣的是，《老殘遊記》中身為武林中人人敬重的劉仁甫學習的是少林太祖拳，而太祖拳與洪拳的關係則是至為密切。[22]當然，劉鶚不見得是在瞭解複雜的武術流派歷史的情況下進行寫作，而我們也無從斷定對革命黨印象惡劣的劉鶚是否有意以劉仁甫的太祖拳對比以忠義愛國為號召、與革命黨關係密切的洪拳，但是我們卻可以在老殘關於劉仁甫的敘述中看到了和革命黨同樣的，一種當時特有的對於武術家的身體向國家開放之必要性的強調。[23]事實上，清末民初不只是武術家的身體向國家開放，甚至連修真練氣之士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參與這個新的共和國的建立。1911 年的年底，上海《申報》上有位道士刊出了一份簡章，招募成員加入「中華民國飛行軍」。「飛行軍」與空軍沒有關係，也聲明與官方無關，而是類似民團之類的組織。其宗旨是確保即將成立的共和體制不被破壞。一旦共和國成立，「飛行軍」將立即解散。「飛行軍」組織嚴明。根據章程規定，「非

[21] 劉鶚，《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2007），頁 71。
[22] 王伯余、顏雪珍，〈南少林太祖拳與廣東洪拳淵源關係探討〉，《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第 12 期（樂山），頁 116-119。
[23] 許暉林，〈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頁 279-280，註 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高德劭、道玄衛化者，不得為總統。非吐納劍丸運用自如者，不得為指揮機關長」。在保衛共和體制的過程中，「非遇絕無人道者，不得輕用道術。全體軍人均用柔術、劍術，佐以手槍」。[24]組織設有總統、機關長，不僅是一種共和體制的民間實驗，而且是以道術修煉的成就作為任官的資格考量標準。在這個道教共和軍的世界當中，道術甚至是比手槍還要威力強大的武器。共和國其實成了道教身體想像的開放實驗場域。[25]

而武術家清末民初關於國家與個人身體關係的新的想像，需要的是新的表達詞彙及語法。劉鶚在第七回的回末自評當中評論劉仁甫的拳術：「此種拳法，日本謂之柔術，是體操中至精之術，較西洋體操高出數倍，世間尚有傳者。不龜手藥，不知何人能物色之」。[26]劉鶚稱少林拳法為「柔術」，如前所述，是清末流行的用法。然而，有趣的是，劉鶚是怎樣將「柔術」一詞放置在他的論述當中。劉鶚這一則評語所傳達的概念是：劉仁甫的拳法較西洋體操（拳術）高出數倍。然而，如果要說劉仁甫的武術高過西洋的武術，為什麼不直接說，而必須先拿日本的體操來相比呢？《老殘遊記》寫於 1902 到 1907 年之間，正是軍國民教育思想在中國發酵的初期，而劉鶚本人更是與維新派關係匪淺。當我們將劉鶚對劉仁甫拳法的評語放在這樣的脈絡下看，就可以發覺「此種拳法，日本謂之柔術，是體操中至精之術，較西洋體操高出數倍」的句法順序本身，其實正是一個中國取法日本維新以及軍國民教育，以在個人身體以及國家層面和西方列強對抗的隱喻。而在這個比喻結構當中，「柔術」佔據了一個中間樞紐的位置。

四、衛生與「柔術」

這個關於人種與國家的柔術比喻最後又與醫療衛生的概念連結起來。儘管在《老殘遊記》中，「柔術」與「衛生」並非一組同時出現的修辭，但是《老

[24] 〈中華民國飛行軍簡章〉，《申報》，1911 年 12 月 19 日。

[25] 道教修煉之士對新的國家想像的參與，其實也被敘寫在《老殘遊記》之中。我們必須注意到，在《老殘遊記》一編的第九到十一回之中，正是道士黃龍子提出對於清末天下大勢的剖析，而最末回中讓遭到下毒而「睡死」的一家人（以及四萬萬「睡死」的中國人）死而後蘇的，則是道士青龍子送給老殘的祕藥「返魂香」。在《老殘遊記》當中，道士是劉鶚對於新中國的想像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26] 劉鶚，《老殘遊記》，頁 79。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殘遊記》中不斷出現的醫人醫國的比喻，讓我們無法忽略劉鶚在救人的「衛生」與救國的「柔術」之間所作的連結。該條評語以「不龜手藥，不知何人能物色之」一語結束。「不龜手藥」典出《莊子・逍遙遊》。《莊子》當中的故事說的是：同樣是可以保護手不使凍裂的藥，為了一百金而賣給不知名的客人，最終還是免不了要繼續在冷水中漂洗棉絮幹活，但是如果賣給想要派兵在冬天跟越國打水戰的吳王，則是可以裂地封侯。劉鶚在這裡顯然是略轉其義：原本只是用來防止因在冬天漂洗棉絮凍傷手的靈藥，應該被拿來幫助全國軍人們打勝仗；同樣地，原本只是用來鍛鍊身體的武術，則是應該被拿來幫助國家達到最大利益。在原本的寓言中，軍人的身體是不龜手之藥的受益者。那麼在這個比喻結構裏面，《莊子》中因藥而受益的軍人的身體，竟是對應於可因精妙武術而受益的大清帝國的身體了。[27]「柔術」因此不僅是劉仁甫的「衛生之道」，同時也是大清帝國的「衛生之道」。在這層意義上，「不龜手藥，不知何人能物色之」這句評語，在比喻結構上正是再現了柔術、衛生與國家之間的概念構連。《老殘遊記》第七回回末的作者自評中的句法與論述形式，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出版物當中時常可見。1919 年 5 月的上海《申報》中的一篇投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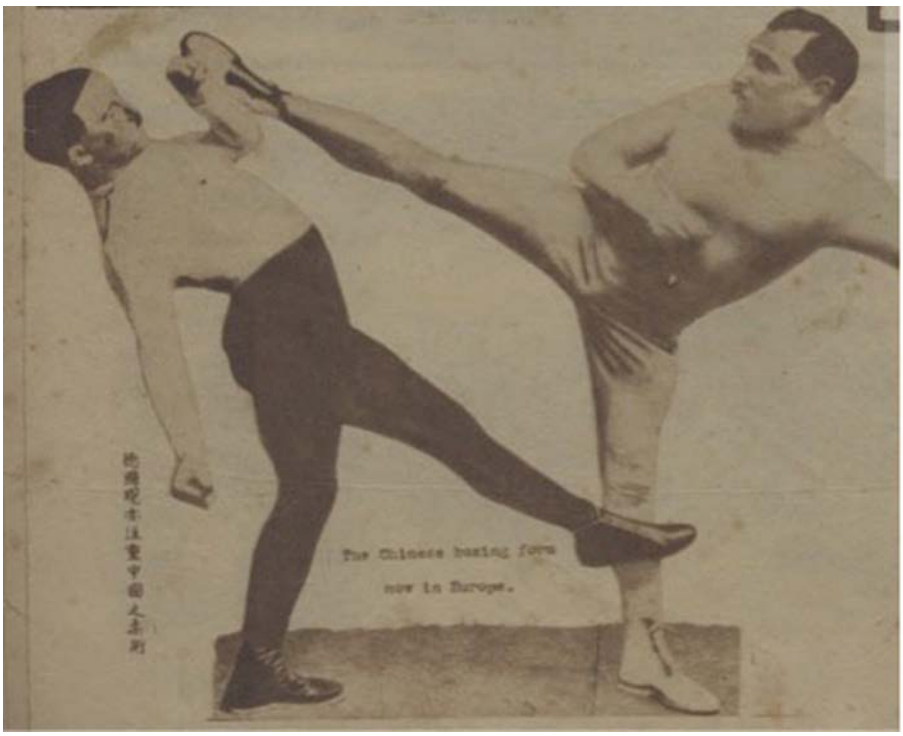
> 試觀世界各國莫不有各國之拳藝，而獨以我國國技稱，豈非以我國國技之神妙，為各國所莫能望其項背者乎。奈何數千年夾愚於重文輕武之一說，遂使此道不齒於縉紳先生之口，而習之者僅一般不學無識之人。不知廣其傳，且每以守祕為能事。故其傳也，若斷若續。至於今日，其不成為廣陵散也幾希。反彼三島人民，得一二餘唾而矜焉。以柔術會武士道名其家，不亦大可惜耶。吾嘗思之，是殆人之不知其為益於人身故耳。我國之講求衛生者，僅知求之於飲食，而不知求之於運動其肢體。知運動其肢體，而僅知求之於歐西體操而不知我國拳術之為益，且百倍於歐西之體操也。[28]

與清末民初許多討論中國體操教育的文字一樣，這篇投書首先強調中國武術長久以來不被重視，反而被日本人學習、進而發展為「柔術」，最後再論及中國拳術實優於西方體操數百倍。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老殘遊記》中的「中國武

[27] 許暉林，〈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頁 278-279。
[28] 見鄭留隱，〈參觀中華武俠會成立開會感言〉，《申報》，1919 年 5 月 1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術」／「日本柔術」／「西洋體操」的句法被鋪展了開來。這樣的話語結構甚至一直延續到了 1930 年代。1930 年的《環球畫報》上刊載了一幅德國人學習中國武術的照片。照片中兩位蓄鬍的歐洲男性裸著上半身，著貼身運動褲與短靴，做出中國武術搏擊姿勢 。照片說明文字寫著「德國現亦注重中國之柔術」。這句話沒有說的是，過去歐美各國只對於日本柔術情有獨鍾，現在強國如德國也開始注意到中國武術的可貴並加以學習。這一個「亦注重」即便下得簡單，



「德國現亦注重中國之柔術」（《環球畫報》，8〔上海，1930〕，頁 12）

卻清楚宣告著中國，如同日本，已經取得了進入國際舞臺的門票了。1936 年德國舉辦柏林奧運會，中國除了運動員之外，並且選派國術表演隊伍赴德參加表演賽。這一次中國在柏林奧運會的成績，除了跳高選手預賽勝出之外，其他全軍覆沒。但是在各國民間體育的表演性競賽中，國術的表演卻獲得很高的評價，為成績不佳的中國挽回了些顏面。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太極拳高手褚民誼（1884-1946）隨隊赴德。在行前褚民誼發表了一段關於國術的談話，認為

臺灣大學體育學術期刊資料庫

「歐美人士對中國國術，尚未十分認識，遠不若其信仰日本柔術之深刻」。 也就是說，中國國術受到歐美人士認識的深刻程度，是透過與日本柔術的比較而來。在這裡，我們再次看到和《老殘遊記》第七回的回末評語一樣的語法結構：「歐美／日本／中國」。即便遠赴德國柏林表演中國國術，但是日本柔術的影響卻依舊纏繞不去。



而如同我們在前述 1915 年《申報》上的投書最後所看到的，與「柔術」的概念扣連起來的，還有「衛生」的概念。1930 年代初期，一則題為〈攝生之道・柔術〉的雜誌廣告文案以一種誇張古怪、但又再合邏輯不過的方式，將這種概念上的連結呈現出來：

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嬰兒」。此攝生之神髓也。專氣言服氣、胎息之道。致柔則太極拳、內家拳、日本之柔術皆是。嬰兒肌理豐腴溫軟，年漸老則漸硬。蓋動植物之生機勃發者必柔軟，反之，堅硬者必漸趨於死也。鵝牌護和衫春秋衫，溫軟潔白，美麗適體。秋日服之，極合衛生。不翅天天練習柔術也。

這是一則上海成衣公司的廣告。廣告標題是「攝生之道：柔術」。「攝生」一詞典出《老子》：「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29]在傳統醫學中，「攝生」指的就是身體上的保養，亦即廣告最後所提到的「衛生」的觀念。廣告一開始就將「柔術」與「衛生」的概念連結了起來。接著廣告以《老子》的「專氣、致柔，能嬰兒」為「攝生之神髓」，將「專氣」解釋為道教中的服氣、胎息之術，而「致柔」則被解釋為講究以柔克剛的拳術，包括太極拳、內家拳以及日本柔術。這樣的說法間接地把衛生、道教祕傳的服氣胎息之術、嬰兒以及柔術等概念扣連在一起。最後，廣告終於說出欲販售的商品——「極合

[29]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衛生」且有如「嬰兒」般柔軟的「鵝牌護和衫」的功能：穿著之後就好像「天天練習柔術也」。這個廣告藉由「柔軟」一詞結合了「柔術」、道家服氣吐納之術、衛生等概念來販賣成衣。但是，在這個雜誌廣告中，被販賣的其實不只是日常生活衣物用品，同時還包括了以「柔術」為中心的一整套修辭構連系統。而這一整套被商業語言精美打包與裝箱的概念，搭配上了該廣告頁最後「敷衍主義的教育，是滅族的預兆」的「本刊標語」，呈現出來的正是「柔術」以及「滅族」一詞所暗示的人種存續焦慮的關聯。

五、餘論

雖然從 1910 到 1930 年代，「柔術」一詞背後所代表的日本，持續以各種方式影響著中國對於自身與「歐美」之間關係的思考，「柔術」一詞在中國的語境中卻無疑經歷了某些微妙的轉變。民初與「柔術」同時被用來指涉中國傳統武術的詞彙，還包括 1910 年代開始逐漸普遍的「國技」，以及 1926 年以後廣被接受的「國術」。「國技」原是日本漢字詞彙，指的是包括相撲、柔術、劍道、合氣道等傳統搏擊技巧。1880 年代嘉納治五郎創立「柔道」。日俄戰爭後，日本政府大力推廣柔道，作為日本軍國民教育中重要的一環，也使之成為新的國技。當「柔道」與「國技」在日本語境中的關係被轉譯、對應到當時中國的語境之中時，指涉中國傳統武術的「柔術」也似乎理所當然地被稱為「國技」了。[30]「柔術」與「國技」的混用，意味著武術開始被視為一種「國粹」。1926 年，西北軍退役將領，同時也是著名武術家張之江（1882-1966）在南京籌建「國術研究館」，首次提出「國術」一詞，並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登記備案。但是教育部認為武術不「科學」，只能屬於民眾團體而非教育系統，因此不予承認。後來經過張之江四處奔走，才讓蔣介石首肯，在 1928 年通過成立「中央國術館」，由中央直接管轄。傳統武術開始被以國家的規模來提倡與傳授。「國術」一詞從此被頻繁使用，並延續至今。不論張之江提出「國術」一詞是否是由日本的「柔術」與「國技」二詞結合而來，我們都無法否認「國術」的概念

[30] 1925 年底上海《申報》中一篇題為〈談技擊〉的文章，就開宗明義地說：「定名：曰拳術，曰柔術，曰武術，曰國技，皆技擊之別名也。」見〈談技擊〉，《申報》，1925 年 12 月 8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在日本柔術的參照架構下被提出的。一個最明顯的例證是，當 1926 年「國術」開始正式成為中國武術的泛稱之後，「柔術」一詞就逐漸失去了中國傳統武術的意思。到了 1930 年代後期以後，在中文語境中「柔術」就幾乎只被用來指稱日本的柔道。也就是說，「國術」排斥了「柔術」一詞在中文語境中對中國武術的指涉能力。我們可以說，中國人透過排除並取消 「柔術」這個日本漢字詞彙對於中國傳統武術的指涉效用，找到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用來指涉一種武術與國家的之間新的關係的詞彙。而我們或許不妨將上述詞語指涉的變化過程視為語言層面上中國與日本間的肉搏競技。在這個意義上，我將這樣的語彙意義轉變的歷程，視為中國意欲擺脫從晚清以來日本對中國在國家定位思考框架上之影響的嘗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中華民國飛行軍簡章〉,《申報》(上海),1911 年 12 月 19 日。

〈尺波樓雜纂・記柔術〉,《進步》,6：6（上海，1914),頁 25。

〈北京紀聞：講究體操〉,《杭州白話報》,2：15（杭州，1902),頁 2。

〈外國新聞：採用柔道〉,《四川官報》(成都),1905 年 8 月，頁 49。

〈見聞・各國軍事・德國・採用日本之柔道〉,《南洋兵事雜誌》,21(南京,1908),頁 17-18。

〈亞鉛歐鐵・我武維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8 年 6 月 17 日。

〈記事・外國・柔術教育〉,《女子世界》,12（上海，1904),頁 1。

〈國民需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 年 10 月 23 日。

〈萬國衛生會議〉,《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0 年 5 月 18 日。

〈精武體育會今日獻技〉,《申報》(上海),1916 年 11 月 5 日。

〈談技擊〉,《申報》(上海),1925 年 12 月 8 日。

〈雜纂：美國習日本柔術〉,《教育世界》,95（上海，1905),頁 1-2。

〈關於出席歐林匹克預選〉,《申報》(上海),1936 年 1 月 30 日。

梁啟超,〈敘論〉,收於梁啟超著，黃坤評注,《新民說》,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梁啟超,〈論尚武〉,收於梁啟超著，黃坤評注,《新民說》,頁 183。

創餘,〈論說・論中國宜擴充固有之柔術〉,《豫報》,1（東京，1907),頁 10-11。

劉鶚,《老殘遊記》,臺北：三民書局，2007。

蔡鍔,〈軍國民篇〉,收入曾業英編,《蔡松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鄭留隱,〈參觀中華武俠會成立開會感言〉,《申報》(上海),1919 年 5 月 13 日。

二、近人論著

王伯余、顏雪珍,〈南少林太祖拳與廣東洪拳淵源關係探討〉,《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10 年第 12 期（樂山),頁 116-119。

汪暉,〈公理世界觀及其自我瓦解〉,《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下卷，第二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唐豪,《少林拳術秘訣考證》,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許暉林,〈論《老殘遊記》中的身體隱喻〉,《成大中文學報》,44，臺南，201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弱水，〈關於華人社會文化現代化的幾點省思——以公德問題為主〉，收入氏著，《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樓宇烈，《老子道德經注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Travel of “Jiu-jitsu”: the Diffusion and Imagination of a Traditional Japanese Kanji Vocabulary in China

Hui-lin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within a semantic context how the term “Jiu-jitsu”, which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from Japan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became part of the strategy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First, Japanese Judo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the individual body, but it also represents the body of the nation, which is demonstrable to foreign countries. This concept coincided with China’s strengthening the race progra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us was well received and popularized in China. Later in the early 1900s, the term “Jiu-jitsu” introduced from Japan referred not only to Japanese Judo, but als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In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s well as in the novel The Travels of Lao Can, we can see the rhetorical analogy associating the body healing medicine and hygien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ith the nation-saving Jiu-jitsu. In the late 1930s, the term “National Martial Arts” (guo shu, 國術) was proposed a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Jiu-jitsu” came to almost exclusively be used to refer to Japanese judo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at is, the Chinese people finally found their own proper term to describe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tial arts and their nation, which likely was an attempt to break away from the Japanese impact on the thinking framework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Jiu-jitsu,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 the country strengthen the race, national bod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